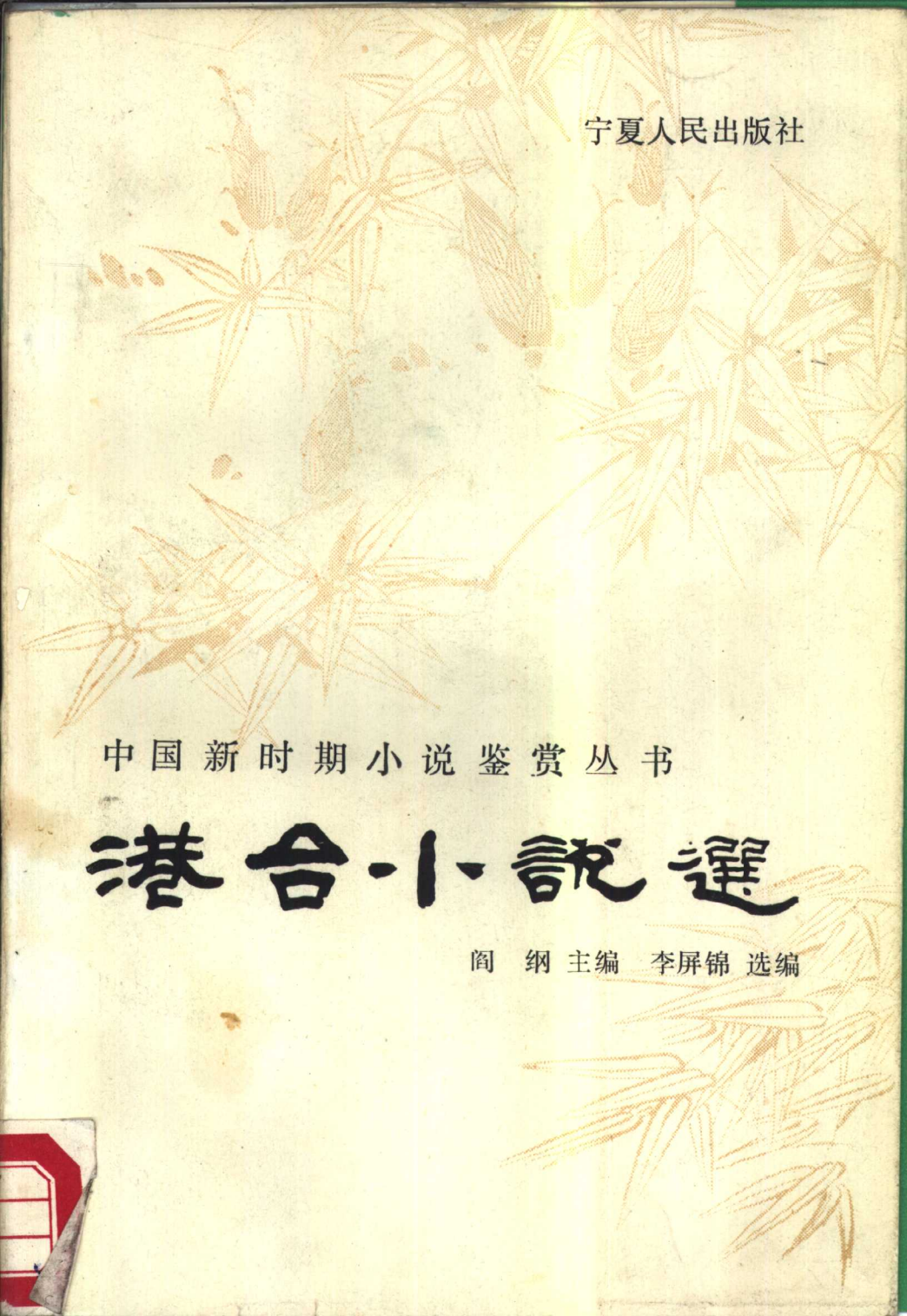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港台小说选

阎纲 主编 李屏锦 选编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港台小说选

阎 纲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港台小说选

阎纲 主编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20千 插页：8

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ISBN 7—227—00086—4/I·18

统一书号：10157·277

定价：2.90元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总 序

由于处在编辑工作岗位上，所以经常有读者向我询问新时期小说不同类别的情况，有些我答不上来。

我国新时期小说日趋繁荣的盛况在新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不但赢得空前众多的读者，而且吸引千千万万青年想在这一创造中试一试身手。创造离不开借鉴，泛泛而论逐渐走向专题研究。将新时期小说成果分类编选以献读者，目标集中，以免翻检之劳，于读者、写作者未必不是件好事。

去年夏季在银川，喜逢宁夏人民出版社徐庄、何光汉、唐远铃、杭行等同志，谈得投机，一拍即合，原来他们早已有此打算。经过商议，推来让去，这个编选任务，落在我的头上。由我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我们决定出版《改革小说选》（蒋子龙作序）、《幽默小说选》（王蒙作序）、《妇女小说选》（韦君宜作序）、《青年小说选》（郑万隆作序）、《爱情小说选》（刘心武作序）、《心态小说选》、《通俗小说选》、《动物小说选》、《港台小说选》及《小说评论集萃》（田中泉作序）等。请读者多提意见。假若读者欢迎，这套丛书可以陆续编下去。

在审定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宁夏人民出版社出力不小；在分别编选这套丛书的过程中，诸位编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王蒙等作家乐善好施，写出一篇篇启人心扉的序言，都使我感念由衷。

创作自由、评论自由，政通民和，春风风人，热气腾腾，愿小说自由飞翔！

阎 纲

1985年4月13日

序

金钦俊

历史对于近、现代的中国并不宽厚，台湾、香港的文学创作和大陆间有着各自的发展。五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在困难局面中取得了曲折发展，乡土文学派和现代文学派此起彼落，各擅一时，遂后又在前伸的途程中出现某些合流的趋向。六十年代前后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海外移民，又涌现了一批散居海外（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华人作家，出现了时人所说的“留学生文学”。香港文学也冲破了商业化的樊篱而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因了香港国际自由港的特殊地位而和世界的文学有着多向的联系。藉了它们，我国文学除了本土的发展外，又把它的种子播向世界各处，在异域生根开花。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

更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自中美建交以来，特别是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华人作家终于象孤儿突然发现了亲娘一样，发现自己原有一个如此广袤的家邦正在走向世界，也走进他们渴望归属的心灵。对于长期以来流落天涯，只能在孤寂中怅望故土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振奋！我觉得，华人作家中掀起的认同、寻根的热潮，仅仅是一个蓄之已久但又短暂的序幕，历史巨变对于他们的创作将要产生的深刻影响，才是人们即将亲睹的剧情发展。而在海峡两岸，也已出

现和缓的势头，文学正走在和解与统一的历史要求的前头，有着过去未有也不可能有的沟通。这种沟通，虽说目前规模尚小，通渠铺设未克竣工，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因而有着广大的将来。在香港这边，随着回归的逼近，原来已有许多联系的文学界更出现频繁的交往，狭窄的深圳河变成逾越不易的界河的历史已成过去。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今天才有可能把台、港和海外华人作家的本来不该是陌生的作品，介绍给国内的仍然多少感到是陌生的读者。这样，我们又感谢了历史。

由于编者的慧心，这部不算宏篇的小说选集却也颇具气象。它的作者包括了台湾、香港本土的，大陆迁台、赴港的以及从本土迁居海外（主要美国）的代表性作家。从文学流派方面来说，则包括台湾乡土文学派的主要作家陈映真、王拓等，现代文学派的主要作家白先勇、陈若曦等，也包括回忆文学的代表作家林海音、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家琼瑶。在海外华人作家方面，则包括了留学生文学的主要作者，如后来迁美的白先勇和欧阳子等。较早负笈美国的於梨华则可说是留学生文学的创始人。留学生文学虽受居留地环境文化的影响，有某些已被接纳的外来意识和较多的西方手法，但其实质却是现实主义的，且与中国本土文化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聂华苓则是兼采乡土派与现代派两家之长的作者，形成了开阔畅放、时代感极强的个人风格。这里就透露了一点消息：乡土派文学和现代派文学并非注定不能相容，事实上它们在精神方面（如文学忠实于人生的见解）有不少共通之点，在技巧上也互相渗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通甚至互交。在香港这方面，并未和台湾一样形成两派文学对峙的局势，本书所收作品大都有香港乡土文学之称。

但这种乡土文学和“五四”时期以及二三十年代国内的乡土文学已有许多不同，它描写的主要不是闭塞的乡村、落后的习俗和贫苦的农夫农妇，而是香港这个现代工商业大城的日常生活，主要是下层人民如工人、店伙、歌女、水手、小贩及一般市民主妇，也包括中小知识分子和学生等的生活剖面；在手法上，也不再限于写实的方法，而吸取了西方文学的不少长处，如细腻、深透的心理刻画，自由、跳跃的结构方法等，也采用了诸如意识流、从丑中发见美等现代派手法。这不能视为“五四”以来乡土文学的种变，而是社会生活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它在异时异地的新的绽放，是乡土文学最新的一支。

在艺术上，我觉得这17篇小说也是各呈异彩的。白先勇小说的穿透一切的心理刻画，强烈的时空观念，以及由人物怀旧情绪染成的浓如夜色的感伤色调，於梨华小说感受的深切与文体的精致；陈映真小说中写实与象征的交叠与互现，都是突出的例子。其他如《花瓶》（欧阳子）的心理写实手法，《芳邻》（徐速）的富于东方情调的笔致，《向着太平洋彼岸》（陈若曦）的融众事于一体的结构方法，也都各具特色，颇堪吟味。三毛作品的传奇色彩与邈远情思，也是机杼独出的。可以看出，台、港与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是融东西方文化之所长，冶新旧技巧于一炉的。在这方面，他们比大陆作者有着更多的探索与体会，其经验固属宝贵，就是失败的教训，对于后来者也自有鉴戒的意义。可以说，这些作者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媒介，他们的工作是富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不准备说这些作品就是一簇对着明亮的蓝天微笑的娇艳的鲜花。由于长时期中国家的断裂，民族的太多的忧患，使不少海外作家产生了“有国难投”的哀戚，并由此作

出了自我放逐的痛苦决定；另一方面，居留地的陌生的土地，不同的文化，尤其是深潜而不易为外人察觉的种族歧视，又使他们时时感受着心理的重压，容易产生孑然一身的孤绝感。既决定自我放逐，又不能安于所居，这种矛盾之下的精神痛苦，就是他们自叹为“无根的一代”的根本原因。这一代人的困境反映在文学中，便是无计消却的浓浓乡愁，是沉重的流离感与失落感，是调整自我与环境关系的痛苦，是对传统与现实价值重估的紧张思虑，是日复一日、令人不安的无尽期待。这是现代社会高度物质文明中的变徵之音，聂华苓所称的“浪子的悲歌”。它有如霓虹灯海、车流人潮中声声掩抑的哀诉，显出了生活的不谐和。不必否认这就是真实，就是这些作品认识价值之所在。要用鲜花比拟的话，它们也是长于异地的素淡然又孤独的白素馨，而不是热烈的玫瑰或华贵的郁金香。

但是，它们还别有意义在。无须剖切，人们就能从这些作品中发见一颗鲜红、跃动的中国心。超乎这一切焦虑、困惑与哀音之上的，是“一种身在海外心存故国的充沛的民族感情”

（余光中评於梨华作品语）。读者将从本书中见到的人物对于中华文化习俗的顽强保持，对于民族近代历史的不懈搜求，或是对于民族心理性格的严肃探讨，都是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与爱国心的炫目折光。这才是贯穿这些作品所有乐段的主旋律。而我们祖国亦已挣脱了多年的梦魇走上实现现代化的大道，将不辜负海外游子对她的殷望，尤其是，她从来就未忘掉自己散处天涯而又根系相牵的子息。因此，“浪子”实是“爱儿”，他往日的“悲歌”也将日益增添亮色，直至成为海外开拓者的“欢曲”，融入本土辉煌的乐章中。是为序。

1986年11月13日于广州康乐园

中国新时期
小说鉴赏丛书

改革小说选

幽默小说选

青年小说选

妇女小说选

港台小说选

动物小说选

通俗小说选

爱情小说选

心态小说选

小说评论集萃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责任编辑：李正纲

封面题字：胡介文

封面设计：许家麟

AA49/01

目 次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总序……………阎 纲 (1)

序	金钦俊 (1)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白先勇 (1)
向着太平洋彼岸	陈若曦 (14)
一捻红	聂华苓 (79)
小琳达	於梨华 (92)
我们看海去	林海音 (118)
夜行货车	陈映真 (143)
金水婶	王 拓 (184)
昭玉的青春	杨青矗 (238)
花瓶	欧阳子 (258)
哭泣的骆驼	三 毛 (270)
五朵玫瑰	琼 瑛 (312)
迎春花开	阮 朗 (355)
秀发的故事	海 辛 (372)
黑仔	金 依 (382)
芳邻	徐 速 (405)

系在狗腿上的人 东 瑞 (439)

后记 李屏锦 (450)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白先勇

他们是在基隆附近，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找到王雄的。他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夹在那里，始终没有漂走。舅妈叫我去认尸的时候，王雄的尸体已经让海水泡了好几天了。王雄全身都是乌青的，肚子肿起，把衣衫都撑裂了；他的头脸给鱼群叮得稀烂，红的红，黑的黑，尽是一个一个小洞，眉毛眼睛都吃掉了。几丈外，一阵腐尸的恶臭，熏得人直要作呕。要不是他那双大得出奇的手掌，十个指头圆秃秃的，仍旧没有变形的话，我简直不能想象，躺在地上那个庞大的怪物，竟会是舅妈家的男工王雄。

王雄之死，引起了舅妈家中一阵骚动。舅妈当晚便在花园里烧了一大叠钱纸，一边烧，一边蹲在地上念念喃喃讲了一大堆安神的话。她说象王雄那般凶死，家中难保干净。我告诉舅妈，王雄的尸首已经烂得发了臭，下女喜妹在旁边听得极恐怖地尖叫了起来，无论舅妈怎么挽留，她都不肯稍停，当场打点行李，便逃回她宜兰家中去了。只有表妹丽儿，我们瞒住了她，始终没有让她知道，因为怕她害怕。舅妈和我到王雄房中

去收检他的遗物，她对我赌咒，挨过这次教训，她一辈子再也不会雇用男工人了。

我第一次见到王雄，是两年前的一个春天里。我在金门岛上服大专兵役，刚调回台北，在联勤司令部当行政官。我家住在台中，台北的亲戚，只有舅妈一家，一报完到，我便到舅妈家去探望她们。舅舅生前是做大生意的，过世得早，只生下表妹丽儿一个人。舅舅留下了一笔很可观的产业，因此舅妈和表妹一向都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那时舅妈刚搬家，住在仁爱路四段，一幢三百多坪的大花园洋房里。我到舅妈家的那天，她正在客厅里打牌，心不在焉地问了我几句话，便叫我到花园里去找表妹丽儿去了。我母亲告诉过我，丽儿是舅妈含在嘴里长大的，六岁大，舅妈还要亲自喂她的奶，惯得丽儿上六年级了，连鞋带都不肯自己系。可是丽儿的模样儿却长得实在逗人疼怜，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家的孩子生得象她那样雪白滚圆的：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连鼻子嘴巴都圆得那般有趣；尤其是当她甩动着一头短发，咯咯一笑的时候，她那一份特有的女婴的憨态，最能教人动心，活象一个玉娃娃一般。然而她那一种娇纵任性的脾气，也是别家孩子少有的，半点不遂她的意，什么值钱的东西，拿到手里便是一摔，然后往地上一坐，搓着一双浑圆的腿子，哭破了喉咙也不肯稍歇，无论什么人，连舅妈在内，也扭她不过来。

舅妈家的花园十分宽敞，新植的草木花树都打点得非常整齐，中间是一块绿茸茸的朝鲜草坪，四周的花圃里却种满了清一色艳红的杜鹃花，许多株已经开始打苞了。我一进到园内，便听到丽儿一连串清脆滑溜的笑声。当我绕过那丛芭蕉树的时候，赫然看见丽儿正骑在一个大男人的身上，那个男人手脚俯

匍在草坪上，学着兽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她白胖的小手执着一根杜鹃花的枝子，当着马鞭子一般，在空中乱挥一阵，丽儿穿了一身大红的灯心绒裙子，两条雪白滚圆的腿子露在外面不停地踢蹬，一头的短发都甩动了，乐不可支的尖笑着。

“表哥，看我骑马嘟嘟——”丽儿发觉我时，丢掉了手上的树枝，两手朝我乱招一顿，叫道，然后她跨过那个男人的头跳了下来，跑到我跟前来。那个男人赶忙爬了起来，向我笑着嗷嗷的叫了一声：

“表少爷——”

我发觉原来他竟高大得出奇，恐怕总有六呎以上，一颗偌大的头颅，头皮剃的青亮，黑头黑脸，全身都黑得乌铜一般发出了亮光来，他朝我咧着嘴，龇着一口的白牙齿，有点羞赧似的，一直搓着他那双巨掌，他的十个指头却圆秃得有点滑稽。他穿着一条洗得发了白的军裤，膝盖上沾满了泥草。

“表哥，”丽儿指着那个男人对我说道，“王雄说，他可以那样爬着走好几里路呢。”

“那是从前打仗的时候啊——”王雄连忙分辩道，他的口音带着浓浊的湖南土腔。

“胡说！”丽儿皱起眉头打断他的话道，“你那天明明说过：你可以让我骑着上学校去呢。”

王雄讪讪的瞅着丽儿，说不出话来，浑黑的脸上竟泛起红晕来了，好象丽儿把他和她两人之间的什么秘密泄漏了一般。

“表哥，我带你去看，王雄替我捉来了好多蝈蝈儿。”丽儿说着便跑在我前头，引着我向屋内走去，跑了几步，她好象又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停下来，转过身，向王雄伸出了她那